《黄夏留教授的故事汇编》

黄夏留，南方人，经贸大学教授。说话慢声细语，娓娓道来，常有惊人之语，就看你怎

么听。

〔一〕考试作弊

有一次，社会主义经济学（简称∶社经）考试时作弊严重，黄教授义正辞严地训斥了大

家，“……这次‘社经’考试，‘操’（南方口音‘抄’，下同）的现象很严重，有的

男的‘操’男的，有的女的‘操’女的，还有男女互相‘操’；有的从前面‘操’，有

的从后面‘操’；有的在暗处偷偷‘操’，有的竟明目张胆公开‘操’，个别人几乎把

全班人都‘操’遍了。只有一个同学没有‘操’，他的名字叫‘杨委’……”

〔二〕到岸价与离岸价

有一次上外贸课，有同学提出到岸价格与离岸价格的英文代号很难记。黄夏留教授随口

说到：“记英文不能傻记，要讲究巧，有时还得用点儿邪门歪道，目的就是为了记得牢

。比如到岸价格的英文代号是ＣＩＦ（Ｃｏｓ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ｒｅｉｇｈｔ），离岸价格的英文代号是ＦＯＢ（Ｆｒｅｅ　Ｏｎ　Ｂｏａｒｄ）。

死记硬背怕是记不长久。其实这两个代号可以这样记：

ＣＩＦ　－　Ｃａｎ　Ｉ　Ｆｕｃｋ？

ＦＯＢ　－　Ｆｒｅｅ　Ｏｎ　Ｂｅｄ！

……”

〔三〕校名

有一年老黄参加北大校庆。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轮到他发言：“前几年没参加校庆活动

是因为社交活动太多。我申明一句，社可不是射精的射，这交倒是性交的交。我今天讲

的主题是关于咱这校名。解放前咱叫Ｐ大（Ｐｅｋｉｎｇ大学），沦陷后咱叫Ｂ大（

Ｂｅｉｊｉｎｇ大学）。于是两岸就相互攻击，新的骂老的屁大，老的骂新的逼大，然

后又合起来骂更老的眼大（燕京大学）。甭管什么大，大家指的是一回事。一个校名尚

且不能统一，谈何国家的统一？名不正则言不顺！幸亏我后来转到上海妇蛋，省了名称

的争吵所带来的烦恼。”

〔四〕双胞胎

有一次系里政治学习，大伙儿非让老黄来个笑话调剂一下。黄教授推不过，正好看到系

里有名的美人刘秘书的一对双胞胎男孩在打闹，就顺口讲起来：“一对双胞胎在里面吵

架，都想先出去，因为先出去的就成哥哥了。正这时，响起一阵声音，‘嘘…’，两人

悄声，‘爸爸进来了’……”

〔五〕批斗会

文革前后，系里的教授基本上都挨过整。最悲壮的一次是批斗‘社经’室主任老曹那次

全系大会。老曹他儿子小曹揭发他调戏儿媳妇。黄教授见老哥们儿受难，压不住心头怒

火，走到前台指着小曹说：“你小子还有良心没有？你爹才吃你老婆一口奶，你就翻脸

不认爹了，你当年吃你爹他老婆的奶吃了两年，你爹他哼一声了吗？”在场群众无不为

老黄的话所感动，革委会主任和工宣队长的眼泪刷的就下来了，当即宣布散会，让老曹

写份检讨了事。

〔六〕锁车

有一次上‘社经’理论课，黄教授匆匆忙忙忘了系上裤子的风纪扣。坐在前排的一位女

生看见了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委婉地说：“黄老师，您的自行车忘锁了。”老黄是什

么人，马上就反应过来了：“那你看到我的车了吗？”女生脸一红说：“看到了。”“

我的两个轮子是不是没气啦？”“不，气还挺足的。”老黄哦了一声说：“那就好，那

就好。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社经’理论的几个实际应用。”说着，随手将车锁上。

〔七〕儿歌

一日，黄夏留教授稀里糊涂被俩同事拽到礼堂，台下观众欢呼让老黄来一个节目。老黄

问清是计划生育表彰会，就来了个儿歌新唱∶

“路边有个避孕套，路边有个避孕套，避孕套

妹妹上学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避孕套虽然薄，计划生育少不了

捡起来，瞧一瞧，擦擦干净多么好

送给工人叔叔，把它装在鸡鸡上，嘿

阿姨放心我们拍手笑”

〔八〕铁梅

文革期间样板戏流行。一次排练《红灯记》，黄教授因形象不好，只被安排刻蜡版抄台

词。老黄凭着强健的记忆，稀哩哗啦很快就刻完了，没怎么看原稿。其中一段铁梅的唱

词变成“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婶儿不登门……”

〔九〕妇女大会

老黄倒霉时曾被遣送回乡。“三八”节县长要到某区妇女会上讲演，知老黄能写，就逼

他写个讲演稿。老黄特烦这混蛋，就凑了一篇，县长还一字不差地念了：“…我是搞妇

女的，很有经验。最近我到你们下面摸了一下，搞到了第一手资料。我是个大老粗，到

底有多粗，你们妇女主任最清楚。昨晚我跟她整扯了一宿。开始她不知我的长短，我不

知她的深浅，躲躲闪闪就是搞不到一块。经过多次交锋，将心比心，情况终于摆到了桌

面上。伪装既然剥去，下面就好干了。我们针对焦点，摆正姿势，一鼓作气，深入浅出

，坚持不懈，直到积压许久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真是一泄如注，痛快淋漓啊。最后她

高兴，我满意，这有多好！……全体妇女同志站起来”在场的女同志因惧怕县长的淫威

，都站了起来等待指示。县长舔了一下指头翻了一页接着念：“了！”

〔十〕批黄书

文革那会儿常批黄书。有一回批《少女之心》，老黄愤怒地说：“《少女之心》是什么

烂书？里面的性描写还不如香港《龙虎豹》杂志里的色情小说写的好，也就是骗骗孩子

。要论文学性与色情都比较杰出的作品当数我国古典名著《金瓶梅》。不过在色情描写

上达到登峰造极的作品要算我国第一大淫书《肉蒲团》，又有人雅称为《玉蒲团》。这

部百回之巨的作品通篇只有一个主题：性交。我国现存该书不多，还都在中央领导同志

手中传来传去，有好几年没回图书馆了。听说主席盥洗室里常年放着三套书，一套是原

版《肉蒲团》，一套是德译本《肉蒲团》，一套是原版《资本论》。主席就是靠对照读

两本《肉蒲团》学习德语，然后再啃原版《资本论》，省得叫翻译者蒙了。咱们真该向

他老人家学习。”

〔十一〕当前任务

黄夏留教授乃中华社经界泰斗（社经之全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学）。一次北京计院（全

称北京计算机学院，即北工大一分校）与北京职业技院（全称为北京职业技术教育学

院，即北师大二分校）联席会议邀请老黄作关于当前形势与社经的报告。一开头就谈

到我党目前三大任务：一、开放搞活经济，二、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清理精

神污染。老黄认为该三任务虽提得响亮，却难记，不如记成“一开搞，二社精，三清

污”来得容易。

〔十二〕煎鸡蛋

放假了，同学们去黄教授家聚餐，每人做一道菜。轮到黄教授那道，是普普通通的

煎鸡蛋。老黄首先宣布配额：“男同学每人两个蛋，女同学随便吃！另外，因为锅

子太小，只能轮煎，也就是一个一个地煎。大家排队一个一个来。”说完就进了厨

房。排在第一的男生说：“黄老师，我的蛋要焦一些。”老黄应道：“成，我就用

急火强煎。”轮到第二个是个女生，挤眉弄眼一番说：“我要吃嫩一些的。”老黄

说：“好啊，那我就改慢火诱煎。”

〔十三〕译名

黄教授谈到外语译名时语重心长地说：“有同学恨外语，把Ｅｎｇｌｉｓｈ叫鹰哥

拉屎，Ｆｒｅｎｃｈ叫粪池，Ｓｐａｎｉｓｈ叫稀巴泥屎，Ｒｕｓｓｉａｎ叫拉屎

，反正外语等于屎。其实外语很重要。前些年北京在复兴门盖了座饭店，起名为复

兴饭店。我一听就急了，追到城建局告诉他们那汉语拼音是Ｆｕｘｉｎｇ，容易让

老外误认为是性交饭店。后来他们接受意见，改成如今的燕京饭店了。还有一些译

名有疑问，如上海工业学院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ＳＨＩＴ。译名可褒可贬，象Ｃｈｏｐｉｎ译作肖邦就

是褒，要译成操逼就连他的音乐也臭了。我至今也没弄懂，丫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

译名怎么都那么好听，比如美国本来是阿妹日卡，怎就他妈的成了美国？还有德国

本应是盗姨痴，法国是妇卵湿，结果译过来后人家又有道德又懂法律。丫的火烧圆

明园那会儿有道德懂法律？这不是灭我们自己的威风吗！”

〔外一篇〕信誉

开放搞活以后，黄教授上“社经”课中商品经济一节时，告诫同学们道：“想成为

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要有很高的信誉，女同志要有信誉，男同志更要有信誉，不

妨让我们看一看在座诸位，谁的信誉最高，谁的信誉最好，谁的信誉最持久，谁到

我这把年纪，还能信誉不减当年。”

学生提问：黄教授，现在讲“有中国特色的社经”。现在一“开搞”。不

光是男女之间讲信誉，男的对男的讲信誉，女的对女的讲信誉，

这新概念咱学不学？

〔黄教授代课逸事〕

一日黄教授代教数学课，课上出了一题，过一会，他说：“男生求出来了吗，女生

解完了吗，那么男女生对一下吧。

〔外二篇〕出国见闻

一次在出国见闻报告会上，黄教授对学生说到：“我这次去美国，发现许多中国留

学生不好好用功读书，却去跟美国人信教，说是能得到灵魂上的满足，难道只有信

教才能填补他们精神上的空虚？真想要信教也可以在国内和中国人信教吗。虽然政

府不鼓励，但也是承认信教自由的，只要是公开和正当的信教活动，我们都不反对

。现在许多地方都有公开的信教场所，有些地方还举行了各种集体信教活动，……”

〔外二篇〕洋为中用

在一个政治思想报告会上，黄教授对学生说：“现在许多年轻学生想要出国，没有

一点儿爱国之心，还说什么‘洋为中用’，我就不相信这一点。中国人向来在外国

人面前抬不起头。人都直不起来，还怎么‘中用’？”

～～～～～～～～～～～～～～～～～～～～～～～～～～～～～～～～～～～～